



平津战役回忆录

北 京 出 版 社

平津战役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

1961年

平津战役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9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2 $\frac{2}{16}$ · 插頁：2 · 字數：42,000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0册

統一書号：10071·580

定价：(6) 0.20 元

出版說明

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里收集的五篇革命回忆录都是有关这个战役的。

“平津战役的胜利閃耀着毛澤东思想的光輝”一文全面地論述了整个平津战役，作者刘亚楼同志是当时东北野战軍的參謀长。“战斗在平綏路上”記述了东北野战軍第四纵队轉战平綏路，分割敌人，以及会同兄弟部队歼灭張家口守敌的情况，作者吳克华同志是当时第四纵队的司令員。“新保安之战”記述了我軍包圍新保安并最后歼灭守敌三十五軍的过程，作者曾思玉同志是当时华北野战軍第四纵队的司令員。“砍掉蛇头”記述了解放天津战斗的一角，作者江拥輝同志是当时担任主攻任务的一个师的师长。“搶占丰台”記述了东北野战軍第四十二軍（原东北野战軍第五纵队）在我大軍包圍北平的过程中，搶占北平外圍重鎮——丰台的一次战斗，作者吳瑞林同志是当时四十二軍的副軍长。从以上文章里，讀者可以看到毛主席所指示的平津战役作战指导方針的英明和正确，平津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澤东思想的偉大胜利。

“搶占丰台”是中国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稿，其他四篇文章曾分別在“八一杂志”、“解放軍文艺”、“北京日报”上发表过。

目 录

平津战役的胜利閃耀着毛澤东思想的光輝.....	刘亚楼 (1)
战斗在平綏路上.....	吳克华 (17)
新保安之战.....	曾思玉 (34)
砍掉蛇头.....	江拥輝 (47)
搶占丰台.....	吳瑞林 (55)

平津战役的胜利 閃耀着毛澤东思想的光輝

刘 亚 楼

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个战役，开始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结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历时两月，歼灭和改編了国民党在华北的一个战略集团，共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文化古都北平（即現在中国人民的首都北京），以及天津、張家口、唐山等著名城市，从而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平津战役的胜利，連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全国其他戰場上的胜利在一起，使国民党賴以进行內战的主力丧失殆尽，給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統治以摧毀性的打击；使我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个根据地連成一片，成为巩固的后方，为我軍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創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为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範圍內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平津战役，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經经历了两年半，战争的发展已經进入决战阶段的时候进行的。当时，国民党軍

除后方部队外，在各个战场上采取集团防御的，計有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重兵集团。其中沈阳集团已被我軍歼灭，徐州集团正被我軍圍歼中，太原集团已被我軍包圍，北平集团战略上的弱点已完全暴露。国民党軍的总兵力已迅速下降到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軍的总兵力則上升到三百余万人。正如毛澤东同志当时所分析的：“中国的軍事形势現已进入一个新的轉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現在也已經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經迫近的标志。”^①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够攻克国民党强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圍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銳兵团。国民党的反动統治，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已經陷入瓦解状态。为了爭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和一切反动势力，不給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决定在辽沈战役剛告結束，淮海战役将获全胜的时候，在华北战场发起一个規模巨大的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敌軍傅作义集团，共有四个兵团、十二个軍、五十二个师，約六十万人，分布在山海关至归綏一綫。其中以北平为中心，有两个兵团（第四兵团、第九兵团）、四个軍、一个騎兵师（三十一軍、三十五軍、新編騎兵第四师位于北平及其郊区，一〇一軍防守良乡、涿县一綫，十三軍防守通县、怀柔、密

^① 《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363頁

云一綫)。平綏綫东段北平到張家口,有一个兵团、三个軍、三个騎兵旅(十六軍防守昌平、南口、八达岭一綫,一〇四軍防守怀来、沙城一綫,第十一兵团部、一〇五軍,以及整編騎兵第五旅、第十一旅、第十二旅防守張家口、宣化、柴沟堡一綫)。天津、塘沽一綫,有一个兵团、四个軍、一个独立师(第十七兵团部及八十六軍、独立第九十五师防守塘沽、大沽地区,九十二軍、九十四軍控制天津西北楊村、崔黃口、宝坻地区,六十二軍防守天津)。唐山到山海关一綫,有一个軍(八十七軍)及其他游杂部队。

对于上述敌軍,毛澤东同志曾經作了如下的分析:“張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軍、六十二軍、九十四軍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尙有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鳥……。”^①他又指出:“敌人对于我軍的积极性总是估計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計过高,虽然他們同时又是惊弓之鳥。”^②正如毛澤东同志所分析的,华北敌軍在我軍的胜利声威面前,預感到我东北野战軍同华北解放軍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将落在他們头上,因而惊恐異常。是守是逃,蔣、傅之間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矛盾重重,难以达成一致,下定最后决心。但是,他們又认为我东北人民解放軍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至少要休整三个月才能进关,所以仍想暂时在华北戰場上看一下。直至发现我东北人民解放軍迅速入关,他們才赶忙将兵力收縮于平、津、張、唐沿铁路一綫,一面派人跟我談

① 《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367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370頁

判，一面与蔣介石信使往返不絕，准备海运南逃或西竄綏远；同时准备負隅頑抗，作最后掙扎，希望得到美帝国主义对我的直接干涉。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根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指示我軍：必須將华北敌軍就地歼灭，不許它南逃或西竄。华北我軍必須首先集中主力于平綏綫上打敌一翼，不让敌人西竄，并拖住敌人使它不能由海上南撤。东北我軍必須迅速兼程入关，与华北我軍共同歼灭該敌于平、津、張、唐地区。

为了完成这一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战役任务，解放华北全境，遵照毛澤东同志的指示，东北和华北我軍在林彪、罗荣桓、聶荣臻等同志組成的平津前委和平津前綫司令部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华北我軍两个兵团、七个纵队及地方騎兵步兵部队，二十余万人，迅速从平綏綫上展开；东北我軍十二个野战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八十余万人，在辽沈战役后，不待休整，不顾疲劳，迅速揮师入关作战。于是，我百万大軍在东起灤县西至張家口长达一千二百余里的战綫上，以疾風驟雨之势，展开了規模巨大的战役行动。

二

平津战役初期，毛澤东同志采取了由西向东逐一抓住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各点之敌的作战方法。这一作战方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既能防止敌人向西逃跑，又能吸引敌人由东向西增援，以达扣留敌人于平、津、張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目的。所以，毛澤东同志除將华北主力集中使用于平張綫外，又将东北先遣兵团使用于这一綫，而不使用于北宁

綫，去圍攻如唐山等地之敵。這就避免了因我在北寧綫先打唐山，致將敵人北平地區之兵力調向東去，集中到津、塘地區作戰，背靠海岸，既不利於我軍各個圍歼敵人，又有迫使敵人從海上跑掉的危險。

戰役開始時，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我華北第二十兵團，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首先在平綏綫上以拖住一批敵人（即抓住包圍不攻擊）不使其逃跑為目的，展開了對張家口外圍的作戰，連續攻占萬全、懷安、柴溝堡等地，借以吸引北平之敵救援張家口。我軍的這一行動，果然迫使傅作義慌忙由北平方面將其精銳三十五軍的兩個師，以及懷來的一個師車運張家口，并向萬全進行反撲。我華北二十兵團在數量上並非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以堅決果敢的行動，打退敵人多次反撲，增強了自己的阻擊陣地（阻敵逃跑），並歼滅了由宣化逃向張家口的敵軍一個師。這時，我華北十九兵團，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以拖住幾部敵人為目的，由紫荊關地區直出涿鹿。我東北先遣兵團第四、第十一縱隊，則由薊縣地區取捷徑，星夜向南口、懷來前進。第十一縱隊於行進中在北平以北歼敵十三軍一個師於密云。這時，傅作義認為東北我軍會直取北平，因而慌忙地又急令三十五軍的兩個師回頭東撤，並從天津、塘沽地區抽調九十二軍、九十四軍的兩個師、六十二軍的一個師加強北平防禦。當敵三十五軍由張家口向東回撤之時，即被我華北十九兵團以固守和出擊的作戰方法（圍而不打），將其包圍於新保安。這時，南口方面的敵人一〇四軍、十六軍先後西進接引三十五軍，在我軍頑強抗擊下，終未得逞。我東北第四、第十一縱隊及冀熱察軍區獨立師和騎兵部隊先

后攻克怀来、康庄，将敌十六軍和一〇四軍各两个师追歼于鎮边城地区，控制了八达岭、南口等要地。至此，北平至張家口之間除新保安以外，全綫为我軍所控制。傅作义的主力七个师、两个騎兵旅則分別被我軍包圍于張家口、新保安两点，使平、津之敌难以定下棄張、新两敌于不顾而单独逃跑的决心，从而就造成了我軍抑留敌人于平、津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先决条件。

东北我軍主力根据毛澤东同志的預定計劃，以神速蔭蔽的行动分由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向关內急进。經喜峰口进关的第一、三、五、六、十纵队，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由薊县、三河、丰潤、羊坊等地区向北平攻击前进。这时盘据于南口、青龙桥、昌平一带之敌九十四軍一部及十六軍一个师被迫仓皇撤回北平。我第五、第十一纵队于十四日攻占海淀、香山、宛平、丰台，十七日攻占石景山、門头沟、万寿山，并曾进逼德胜門。第三纵队自十四至十七日攻占通县、馬駒桥和南苑机场。第十纵队于十三、十四日占領青云店、廊坊等地。第六纵队于十六日进至香河以西馬头鎮、灤县鎮一带。第一纵队于二十日进至宝坻。华北第七纵队于十五日进至丰台、黃村一带。这就形成了对北平包圍之势。經冷口和山海关入关的我第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和炮兵纵队，自十二月十三日起沿北宁綫向天津、塘沽間急进，至二十日，我第九纵队相繼占領唐山、芦台、軍粮城和張貴庄机场。第八纵队攻占楊村、宜兴埠、楊柳青。第七纵队进至塘沽以西新河地区。第二纵队进至北塘地区。这就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包圍，割断了津、塘守敌的联系，打乱了敌津、塘地区的防御体系。上述我入关各路

大軍，协同华北我軍出击作战，行动之迅速，完成作战部署之快，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这就实现了毛澤东同志关于将平、津、張一綫各点之敌一概加以包圍的指示，置敌于欲战无力、欲守无能、欲退无路的完全被动的地位；造成了我軍可以从容不迫地将平、津之敌逐一消灭的有利态势。

我軍完成了对平、津、張一綫各点之敌包圍之后，即遵照毛澤东同志規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間”的攻击次序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圍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作战原則，对业已被圍、被隔之敌，实行各个歼灭。当我軍計劃首先攻歼新保安之敌时，毛澤东同志即指出：新保安攻克后，張家口之敌有可能向西突圍，北平之敌也有向东突圍的可能。因而他指示在未打新保安之前，北平方面必須作好防敌突圍的部署，張家口方面必須加强兵力。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华北第十九兵团将新保安之敌傅作义的精銳三十五軍軍部和两个师一举歼灭。該敌被歼后，果然不出毛澤东同志所料，張家口之敌五个师、两个騎兵旅于二十四日不顾一切地由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拚命突圍，我华北二十兵团及新增加的东北第四纵队在密切配合下对突圍之敌进行了圍歼合击，奋战竟日，終將敌第十一兵团所屬的一个軍部、五个师、两个騎兵旅共五万四千余人，歼灭于張家口地区，二十四日解放了重要的战略城市張家口。

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毛澤东同志再次指出：北平敵軍向西突圍已沒有可能，但会合天津之敌沿津浦、平汉铁路南撤，塘沽之敌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他要求我軍除須加紧部署、严密阻击和准备追击外，还应尽快合圍歼灭

津、塘之敌，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敌人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守敌。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因此我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预定计划，首先歼灭天津之敌，只以一部兵力对塘沽之敌加以监视。

当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我军扫清了天津外围据点，完成了艰巨复杂的攻城准备时，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拖延我军的攻击时间，派人与我进行谈判。我军当即劝告其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及二百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并限其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令其先头部队至迟应于一月十三日十二时开出城外，否则我将于十四日开始攻城。陈长捷不仅拒绝我军的劝告，反而提出“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即于十四日开始攻城。

解放天津的作战，是一个在水网地区大规模的攻坚战。天津周围是广阔的沿海洼地，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人又经过长期筑垒，碉堡林立，并有多层复杂的副防御配系。陈长捷以为凭借着这样的复杂地形、坚固工事和十三万多兵力，完全可以固守，所以被围以后傲然拒绝投降，继续顽抗。

我军针对天津的地形和敌人的守备特点，根据林彪同志提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①的战术，采取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法，集中第一、二、七、八、九纵队及

第十二纵队的三十四师、第六纵队的十七师，共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及特种兵纵队炮兵、工兵、坦克等大部，于一月十四日十时开始总攻。经过二十九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八十六军、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九十四军的一个师及其他新编师团共十三万余人，活捉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于一月十五日解放天津。塘沽、大沽五万守敌见势已去，狼狽乘船从海上南逃，塘沽海港即告解放。

編者注：

- ① “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是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提出的战术原则。

“一点两面”是指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从一点突破进去，在敌人内部“开花”，而不是分散兵力，到处突击；同时以一部分兵力从另外方向攻击，形成两面、三面或四面包围，以便促成主攻的突破，保证全歼敌人。

“三三制”是步兵基层的战术组织形式。通常是一个班分三（或四）小组，每组三、四人。这样便于班长掌握和指挥，有利于部队进行小群的灵活动作和互相掩护，也有利于在敌火力下减少伤亡。

“四快一慢”是指每次作战必须力求准备充分，既要迅速抓住敌人积极行动，又不要莽撞从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根据这一精神，具体规定了四快一慢的原则。

“四快”是：1、向敌前进要快；2、攻击准备要快；3、突破扩张战果要快；4、追击要快。

“一慢”是指确定总攻击发起的时机。就是说一定要在一切准备好了的情况下，才发起攻击，如果尚未准备就绪，则宁可慢一些，使部队有充裕时间作好充分准备。

“四组一队”主要是：在城市战斗中，小的巷战很多，每个小的战斗单位，队形不宜太密，队伍不宜太多，因此每个突击连队要分工组成小组，互相掩护，互相配合。一般的一个突击连队应分为四个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和支援组。

天津、塘沽、張家口、新保安解放后，我百万大軍云集于北平地区。北平敌人一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八个軍部、二十五个师，二十余万人，完全处于我軍严密包围之中。北平已成为陆上孤島。

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損失，早在战役开始时，我軍就向傅作义將軍提出放棄无謂抵抗，接受我軍和平解决北平問題的办法。傅作义將軍却提出种种困难，以及含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条件，以拖延時間。同时一面令各被圍敵軍負隅頑抗，一面暗示組織所謂“北平民众和平代表团”，請求我軍不要攻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毛澤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項和平条件，作为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团进行和平談判的基础；同时指示我軍絲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努力，对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須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予以消灭。毛澤东同志的这一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蔣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这时，平津前綫我軍已解放了新保安、張家口、天津和塘沽等地，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在平綫东段已被歼殆尽，北平敵軍已成囊中之物。一月十六日，我平津前綫林彪司令員、罗荣桓政治委員向傅作义將軍发出公函，严正地指出他执行蔣介石禍国殃民的“剿匪勘乱”的伪令，及其反人民的罪行，說明繼續抵抗下去已毫无作用，并提出两个条件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彈药及公文案卷，我軍則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如不願自动放下武器，則离开北

平，開入指定地點，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同時指出：如以文化古城及二百万人民生命財產為犧牲，堅決頑抗到底，我軍將用精確戰術，實行攻城；破城之日，必將從嚴懲辦，決不姑寬。由於我軍的強大和勝利，北平人民渴望和平的願望，以及敵軍廣大官兵的厭戰，傅作義將軍終於接受了我軍提議，表示願意按照我軍提出的第二種辦法令所部開出城外聽候改編。從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北平國民黨軍按照我軍指定之地點開出城外接受改編，至三十一日移動完畢，我軍進入北平。平津戰役即告勝利結束。

三

平津戰役是拘留敵人，不使脫逃，然後加以各個殲滅的一場艱巨而複雜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同志精辟地分析了當時華北敵人的情況和動向，指出：如果敵人採取固守平津的方針，這對我軍是有利的。如果敵人採取放棄平津的方針，不論他們是南逃，或者傅作義率領他自己的幾個軍逃回綏遠，蔣系各軍逃至南京一帶，我軍雖然可以不戰而獲平津，但從戰略上來看，對我軍是不利的。並指出：敵人如果南逃，從海上將受船隻的限制，從陸上則須經過我遼闊的解放區，均非容易，而沿平綏路西逃綏遠則比較容易達其目的。基於這種分析，毛澤東同志从不使敵人逃脫，就地加以殲滅着眼，制定了一個英明的“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在這一方針中，他不僅明確地提出了戰略意圖和作戰思想，而且估計到整個戰役的發展趨勢，對作戰任務的規定是那樣清楚，對作戰步驟的安排是那樣明確，對作戰方法的運用是那樣巧妙，結果是戰

役的实际进程和預定的完全一致，敌人无论怎样狡猾也无法逃避全部被歼的命运。在这一战役中，毛泽东同志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指挥艺术，采取了一系列的极其英明的战略措施，自始至终驾驭着战役的发展。如战役发起前，命令我軍緩攻太原，撤圍归綏，以免太原过早攻克或归綏告急，促使敌人决心南撤或西逃。战役发起时，命令华北我軍集中兵力，打敌一翼，首先从平綏綫上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以抓住傅系，拖住蔣系，使平津之敌不能立即定下从海上南逃的决心。同时命令东北我軍不待休整，不顾疲劳，以蔭蔽的行动，不走北宁綫，取道热河，迅速入关作战，并采取許多佯动的措施，麻痹敌人，以免敌人迅速决策奔逃。当我軍业已包圍了張家口、新保安，控制了平綏綫东段，东北我軍主力即将完成战役开进的时候，他又具体規定了在两星期內，“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对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只作战略包圍，隔斷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圍，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并且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諸敌迅速决策狂跑……。”^①在我軍各个歼敌的攻击次序上，規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間”。同时还組織了全国有关战場的配合。如命令淮海前綫我軍留下杜聿明指揮之余部在两星期內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命令山东方面我軍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綫上預作准备。所有这些，都紧紧圍繞和貫穿着一个目的，就是必須把华北敌軍就地加以歼灭，不許它南逃

① 《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369頁